



目次

《小雅》（一九三六—一九三七）詩刊重印前言	藍棣之	10	
序			
《小雅》復刻本序	陳子善	14	
特載：爛漫胡同之戀	吳奔星	19	
《小雅》復刻文本			
（創刊號）	27	（第四期）	113
（第二期）	55	（第五·六期）	149
（第三期）	83		
【詩人篇】			
沒有人知道你心中的大海——象徵派詩人侯汝華生平五題			186
翻譯家水天同的新詩及詩論			198
《小雅》主編之一 李章伯其人其詩			210
「神筆馬良」點津詩人史衛斯下落			218
英年早逝的現代作家沈聖時			225
喚醒「睡着了」的詩人林丁			233
錫金、蔣有林：《小雅》上的詩壇雙子星——兼談《中國新詩》雜誌			240
英語教學專家吳仕醒的早期新詩			246
生平鮮為人知的現代派詩人常白			253
一枚售價三分的明信片——詩人施蛰存伯伯印象記			260

林英強、李心若：《小雅》上的兩個女詩人？ 264

黎敏子：時代讓他從詩人轉變為戰士、教師 270

王復周：少年情懷總是詩 275

詩人鄭康伯三題 278

沒有主編過《小雅》的《小雅》詩人韓北屏 283

他也是一位詩人——路曼士與新詩 287

來自揚州的無名詩人沈綠蒂 292

【史料篇】

李金髮與《小雅》詩刊 296

吳奔星致柳無忌詩簡裡的新詩史料 301

張愛玲激賞路易士的詩作初載《小雅》 307

關於詩人李白鳳生平的幾個史實 314

羅念生的筆和拳頭 326

吳興華最早的新詩作品——兼談《森林的沉默》轟動與否 330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戴望舒給李白鳳的題詩 338

甘運衡：「詩神捉住了我的靈魂」 342

小說家陳殘雲的新詩「習作」及筆名 347

李長之的新詩標準：兩類詩人不可原諒 351

《小雅》上林庚的「節奏自由詩」 354

陳雨門被遮蔽的閃亮詩句 357

《小雅》上「跛足」的詩壇兄弟——宋衡心及其主編的「詩之葉」

一樁美麗的誤會：石揮辨詩香 363

《小雅》上的卞之琳和徐芳去哪兒了？ 366

《小雅》編外詩人會今可 369

《小雅》上《吳宓詩集》的廣告 375

主要參考書刊 378

後記 381

編輯說明：

- 1．《小雅》詩刊文本部分，除對目次遺漏的篇目、原文明顯的誤植、錯字修改、補充外，民國期間的習慣用法和譯名仍保持原貌。
- 2．《小雅》詩人及史料鉤沉文字，因附錄於《小雅》文本之後，原引的《小雅》上的詩作全文一律從略，為說明情況所節引的詩句，仍做保留。
- 3．《小雅》詩人及史料鉤沉文字引用的參考書刊，除了第一次出現時標明作者（編者）、出版社和出版時間外，再次出現時均從略，詳可參見本書「主要參考書刊」。

《小雅》詩刊（一九三六—一九三七）重印前言

藍棣之

作為《現代派詩選》（一九八六年初版）的編者，我認為《小雅》重印，具有歷史和現實意義，我很贊成。

簡單說來，我有這樣幾個方面的考慮：

首先，我在當初編選《現代派詩選》時，引用了《小雅》的論詩觀點，挑選了《小雅》好幾位詩人的詩。我認為吳奔星、李章伯先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創辦的這個雙月詩刊，雖然時間不到一年，但它以創新的思維，取得卓著的成績，給詩壇學界留下深刻記憶。《小雅》詩刊的作者，基本可以說是當時集現代詩壇活躍者於一體，相容並蓄，真正屬於一個開放的刊物，有名家作品，也不薄新晉詩人（如吳興華等），確實如其徵稿啟事裡

所說「對於任何流派的新詩，一律平等看待，自由競爭」，因此既有路易士那樣的不講韻腳的自由詩，也有林庚、吳興華，乃至水天同的格律體詩。張愛玲激賞的路易士詩作，也首發在《小雅》。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紀弦先生在不同場合的回憶裡多次提出《小雅》、《詩志》和《新詩》鼎足而立，是三十年代詩壇代表的觀點，吳奔星先生抗戰期間寫給柳無忌先生的一首詩簡底稿，竟然同樣也有三足鼎立的相同看法。近閱楊晉豪編《一九三六年度中國文藝年鑒》之後，才發現此說確有根據，而不是後來的附會之說。該書「重要刊物概述」一節，連袂收錄有《新詩》、《菜花》（第二期改名為《詩志》）和《小雅》三個詩刊。

其次，我認為吳奔星先生所闡述的「法國詩風派」的主張，就在《小雅》上落實得最好。所以，《小雅》乃「法國詩風派」的標準代表。這些主張包括：在內容上描寫身邊瑣事，把握瞬間衝動，發展各人性靈，在形式上廢除腳韻，不拘一格，總以各盡其才為好。這些主張在今天都可以轉化為正能量，其中所謂「身邊瑣事」在今天其實就是日常生活。

第三，吳奔星先生之子，已經在文壇學界初試啼聲的史料學者吳心海君，以其「故紙尋真」的認真態度，為《小雅》詩人群之生平人生寫下了二、三十篇殊有特色的清新文字，將附在這本重印的《小雅》正文之後。我非常喜歡這些文字，我讚賞這種知人論世對傳統觀念的發揚。吳心海君所挖掘的《小雅》詩人，不少是三十年代詩壇頗有影響而後來幾近湮沒的人物，如沈聖時、林丁、常白、史衛斯、李章伯、鄭康伯、水天同，一九四九年後他們的生平介紹和新詩創作方面的介紹基本都是空白，像林丁、史衛斯，他都是花了三年以上去搜尋資料。

第四，儘管《小雅》詩刊是一九三〇年代有著重要影響的新詩刊物，更是現代派詩歌的重要園地，但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研究，歷史地位也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評價。主要原因是刊物創刊於抗戰軍興前夕，刊物存世量很少。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期，聞一多先生在大後方編輯《現代詩鈔》時，就遍尋不得《小雅》蹤跡，將其列入「待訪錄」（見《聞一多全集》第一卷第三四六頁，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明年是《小雅》詩刊誕生八十週年，如果能順利獲得重刊，將可以真實地還原這一段珍貴的歷史，無論從完善新詩研究史料的角度，還是復活《小雅》本身，都是文壇佳話。

二〇一五·十一·十 寫於灣區

小雅

創刊號

燈及其它	宮草
古城詩篇	路易士
憶——	斷冰
我出遊	李長之
無題	侯汝華
寄——（蒲公英、望兒歸）	李章伯
夜齋	甘運衡
春歸（你是睡着了）	林丁
夜涼	錫金
星星草	吳奔星
波濤	蔣有林
詩二首	月華
行旅	蘆荻
踟躕	長芒
上帝之死	李金髮
我的書籍的去處	柳無忌
銀色	吳士星
狄海的沙灘	乃同
社中人語	

一九三六年六月

十六年^{五月}在^{上海}讀書，不滿意現狀，主編小雅，藉以^自勉。經以^此參加學運，似^此為^匪特^以來，勒令停刊。已^由辭^職，以^有合^刊存，始^未據^帶。一九^年末^季，存^考化^為烏^有。山^古部^接獲^贈送^冬，^詩人^偶然^為考^考，^披檢^現出^母，^田因^考者^兒及^詩人^藏書^中，^獨缺^出，^微罕^以，^始以^兄贈。感^其感^性，^留我^意心^考，^出誌^謝。

奔星於北平 五月二十九日

吳奔星記述獲贈《小雅》合訂本情形

燈及其它

宮草

燈

一盞煤油燈
（有着田舍的風味的）
兩隻飛蛾在盤桓
尋求溫暖的夢呢。

臉龐緊貼着

（是古希臘愛神降生之前夕吧）
嘴是默然的，
心卻在擔憂著晚風之鬢發了。

被

是創世紀之紅浪，
那敢孤獨浮游呢？
乘方舟以俱去，
珍珠之眼遂如海上之燈塔了。

夢

是天仙授以孔雀之羽翼嗎？
兩目因眩而潮潤，
偷偷地拔一羽以急旋，
你撅着嘴虛嬌地哭了。

（廿五年五月廿一日）

古城詩篇

路易士

歸來

流浪人的歸來——
家，何其蒼涼的呀
烏色之扉是深閉着的
（往昔之車水馬龍呢）

冬之家

燈下，妻的略帶蒼白的顏面
少許的有着生疏之感了

一九三五，十二，二一，揚州。

倦怠，僕僕的風塵
從天之涯到天之涯
飄搖而無定的歲月裏
渴於安息之夢魂是朝暮的

冬之家生長着無限淒清
我是窮困的
沒有圍爐之樂

流浪人的歸來——
三歲小兒的叫爺聲

什麼是大丈夫的抱負
不可一世之氣概
空有一顆抑鬱的心，滿紙牢騷

如外面陰着的天
縱無朔風大雪
而昨日之陽光已迢迢了

說冬之家是生長於淒清之感的
當羣鴉掠過天空
知是黃昏了，等待妻的歸來

一九三五，十二，二四，揚州。

小城市的街

小城市的街是夢着的
前一個世紀的繁華
蒼涼的今日

無線電，來自都會的風

爵士的喧響裡
一聲聲老人的太息

萎靡的街燈下
我的揚着黑的手杖的姿態
遂帶有幾分憂傷

我的粗布長衫是靛藍的
質樸而土氣

說明我不是這城市的生客

而我是懷着一顆抑鬱的心
紆緩地，紆緩地
步入一個蒼涼的夢境

一九三六，一，六，揚州。

養鳥的人

面着揚州古城
臨着湖水

這裏，養鳥的人是常來的
要一壺茶，坐一個下午
裝一袋水烟，一聲咳嗽
撇下了一生的記憶

且看隔岸的疏林
從萌芽看到成蔭
西風一掃又凋了零

他背微駝
鬚髯花白
龍鍾的步態卻帶幾分閑適

待到黃昏時分
他手托着鳥籠緩緩地歸去
算一個日子又打發了

一九三六，一，十三，揚州。